特朗普東亞行 中美進入互惠期

許 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

年逾古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，終於結束其10餘日的東亞五國之行；此行除卻日數多、隨行團隊龐大，也涵蓋了美國在東亞的主要盟友、戰略競爭對手，以及區內最廣泛的合作平台——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。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，同等規模和重要性的東亞之旅，未必會再現。

及至11月14日，特朗普登機離開菲律賓之前，面對記者提問，強調美國在貿易及安全領域之所得。到了翌日，特朗普又親自在白宮主持記者會；該白宮之主總結此行成果時，國際媒體都注意到中美的親近，而特朗普也對兩國就朝鮮核問題、貿易平衡等長遠合作，表達信心。

早前，筆者從美國內政外交角度，分析中美關係升溫的宏觀條件；並指出，相比起“奧巴馬—希拉里”的民主黨政府，從特朗普到蒂勒森，華府外交焦點重回“中東—黑海—東歐”一線；客觀上讓中美的戰略潛在矛盾放在一邊，在眼前並無激化的風險。

另一方面，中國綜合國力，尤其是硬實力的提升，也明顯降低了華府“左右開弓”——拳打莫斯科、腳踢北京的可能，美軍近年也少提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目標。在內外環境制約下，與華修好，遂成美國新任政府最理性的選擇。當然，朝鮮核問題會否失控、中美貿易前景是否如兩國元首會面時一般樂觀，就要留待時日去驗證。

中美互動穩定

畢竟，中美實力再強、兩國交好的意願再深，亦不見得可排除國際關係上一切不確定因素。無論如何，特朗普最關心的只有安全及貿易問題，而不是意識形態或人權爭議；在中共十九大前後，中國的軍事及經濟轉型加速、方向日益明確，並取得初步成果。這兩方面都有助於中美互動的穩定。

中國在東海、南海、東西印度洋的軍事存在，經過十餘年發展，已為美方“印太司令部”所習慣；與此同時，中國本土沿岸及新近控制島礁的佈防，也讓本地區美國航母戰鬥群及海軍陸戰隊，不敢再逼近。無疑，也拉開了兩國的戰略緩衝區。

自2000年至今，美軍主力從包括東盟在內的整個東亞集中到東北亞。眼前再從日、韓退守關島，既是中國海空軍、火箭軍科技實力提升、遠程打擊能力強化後的自然結果；也客觀上緩和了美軍在中國周邊從南到北佈防，從而帶來的兩國、兩軍對峙的心理壓力。

當中國沒有進一步激化矛盾的動向，甚或主動加強與南海涉事國的溝通；美、日等對於北京戰略意圖一直存有戒心的大國，眼前既沒有提升戒備的必要，也不容易找到干涉的藉口。既如此，華府、東京、首爾、馬尼拉等政府，自然希望利用對華關係的平順期，來謀取經濟實利。在主權、領海等問題上，實亦多辯無益；海牙仲裁庭的判辭，暫且不值一哂。

中國為亞太帶來機遇

眼前的疑問是，軍事上，中國逐步建立“拒止”區外強權的能力——特朗普想要隨便動平壤，也不得不忌憚解放軍，而不只是人民軍的存在。然則，在經濟上，中國又有否足夠的能力和潛力，來吸納區內的生產力，帶動整個亞太，乃至太平洋彼岸的發展？

眼前，習近平提出的“一帶一路”構想固然尚在初期；然而，在過去數年間，中國作為資金、技術、發展項目、管理經驗淨輸出國的態勢漸明。這是從投資面向，落實“南—南合作”；十八、十九大以來，中國為亞太地區經濟整合，提供基建及工業化平台的路向漸明、力度漸大。

如同1970、80年代之交，一個對華較溫和的美、日同盟，正是北京朝向改革深水區挺進的外部條件。一個更果敢迎接挑戰的中國，也將為亞太地區帶來更多機遇。就此而言，在軍事上，美方向關島退卻，讓北京成為亞太安全合作夥伴而非主要對手；在經貿上，把握中國擴大進口的機遇，成為特朗普、安倍晉三最現實的選擇。

中美關係當前以安全、經貿為支柱，進入長久的穩定期。中美角力的因素不會從此消散於無形，畢竟美國自立國以來，就如馬其頓王國、羅馬帝國一般的持續擴張型國家。問題只是，特朗普從中東、通俄案困局當中抽身更快，還是習近平整合“印太”更快而已。無論如何，中、美領袖眼前都要更長的戰略喘息期，更寬廣的戰略緩衝區；特朗普此次東亞之行，已然奠定以合作為主軸的中美互動新開端。

“鄰居好，賽金寶” 睦鄰外交助圓中國夢

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

近日新聞中，有一個令人動容的鏡頭：中聯部部長宋濤訪朝鮮時，在毛岸英等志願軍烈士墓前敬獻祭酒。用中國的傳統方式在異國他鄉緬懷先烈，過去不多見。這也使宋濤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的朝鮮行，添加意味深長的註腳。

積極開展周邊睦鄰外交

宋濤此行，既是向朝方通傳中共十九大精神，更是推進朝鮮半島局勢緩和，以及謀求解決核導等棘手問題，展現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風範。十九大後，繼習近平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峰會與韓日等多國領袖會晤，國事訪問越南、老撾；總理李克強出席馬尼拉東盟峰會、第20次中國東盟（10+1）領導人會議、第20次東盟與中日韓（10+3）領導人會議，其間宣佈中國和東盟國家啟動“南海行為準則”磋商，外交部部長王毅也馬不停蹄訪問孟加拉和緬甸。一連串的外交動作，顯示中國將周邊睦鄰外交放在首位。事實上，中國最大的外交對手美國也提出了“印度洋—太平洋”戰略，雖然尚不成形，但是十分似奧巴馬的“重返亞太”戰略，重點依然圍繞中國周邊外交落墨。

近期，可以明顯看到，中國對韓日兩個重要的東亞國家，外交策略有重要調整。在韓國承諾，“韓國政府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的現有立場沒有變化，韓美日安全合作不會發展成為三方軍事同盟，韓國政府重申薩德不針對任何第三國及未考慮追加部署薩德系統”之後，中國對韓關係開始回升，雙方皆希望推動中韓關係早日回到平穩健康的軌道。

雖然，韓方並未撤除薩德系統，對中國的影響仍然存在，但是，中韓關係長期處於僵持狀態，也使中國謀求和平發展的戰略利益受損。過去1年多時間，中韓圍繞“薩德”問題陷入僵持，韓國媒體普遍引用的一個統計說，韓方因此蒙受了120億美元的損失，拉低了韓國GDP 0.4個百分點；中方也有損失。

文在寅政府申明不參加美國的反導系統，不搞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，至少表明了他認識到中國反對構建亞太反導系統戰略上的嚴肅性。薩德入韓的始作俑者是美國，解決這個問題不能不牽涉美國，強求韓國必然令中韓關係無限期僵持。

韓方若兌現承諾，避免捲入大國博弈，保持中立，已相當程度擺脫了美國控制，既有利於東北亞的和平穩定，也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。中韓已破天荒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，兩國經貿回暖，有利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，進而向建成現代化強國進軍。

在2002年，也就是15年前，中韓日三國峰會提出構築三國自由貿易區的設想，要構建一個擁有15億人口的共同市場，並且開始了減免關稅的談判，甚至曾提出發行類似歐元的“亞幣”。美國當然不樂見中韓日自貿區成事，暗中挑動日本將釣魚島“國有化”，把中日關係推至谷底，中日韓三國自貿區無疾而終。

提供更多投資合作的機遇

如今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越南會談，宣佈將開啟兩國關係的“新起點”，這是十九大後中國周邊外交的又一重要佈局。安倍政府曾抵制中國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，但現在也開始表示採取合作態度。中日的矛盾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有些甚至難以消弭，但是雙方改善關係總比不改善關係好，有利中國減少外部壓力。

南海問題仍會影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。總理李克強馬尼拉之行，除了啟動“南海行為準則”磋商，更為深化新時代的中國—東盟關係，為構建“中國—東盟命運共同體”注入新動力。一個政治安全、經貿與人文互動交流的新框架，將使中國—東盟關係行穩致遠。

許多國際觀察家都認為，中國具體而實惠的外交舉措，比空洞的“印太戰略”實際。重要的是，今後各國的發展，在於經濟而不是依附美國的戰略利益。中國的發展，不僅惠及十幾億中國人民，也給周邊國家及世界各國創造更大市場，提供更多投資、合作的機遇。

“鄰居好，賽金寶”。中國堅持與與周邊國家互利多贏的外交理念，不搞只顧自己的單邊主義，為實現中國夢鋪平坦途。

香港基建效率要急起直追

梁 隼 香港群策匯思委員

立法會財委會近日通過撥款興建連接西九龍及東九龍的中九龍幹線，此項目早於1990年開始研究，2013年開始申請撥款，原計劃於2016年獲得撥款興建，可是受到接連拉布影響，一直未能通過撥款。

簡單介紹一下，根據官方網頁資料，中九龍幹線全長4.7公里，當中有3.9公里會是隧道，其餘為地面或地下路段。隧道工程中，有部分隧道，主要是西九龍至油麻地一段，會採用明挖回填的技術，其餘路段會採用鑽爆式隧道方式興建，另外會在土瓜灣對出海面進行臨時填海，作為興建海底隧道之用。

一個項目集合明挖回填、鑽爆興建和海底隧道的建造隧道方法，填海、還原填海項目，又要顧及保育歷史建築油麻地警署，再要考慮幹線興建期間對現有交通，如同步重建加士居道天橋期間，如何妥善處理交通分流的問題等，可以想像興建中九龍幹線，其難度不比其他基建低，甚至媲美全長26公里，由西九龍站直達福田深圳北站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。

儘管項目是十分複雜，但是由研究到預期完工需要前後35年，實在是過長，假如工程期間再遇上其他問題，落成通車日期會再進一步延後，這實在是不敢想像。

相反，兩岸政府的基建工程，卻出奇地高效率。2015年年底，位於北京的三元橋改造工程，由施工到完成只用了43小時；位於台北市的多座行人天橋，鑑於使用率低和對長者、殘障者不友善，於是台北市政府決定今年內拆掉18座同類型行人天橋，其中一條位於台北研究院路和忠孝東路的天橋，前後只需一個晚上便完全拆掉，效率之快不讓大陸內地專美。

香港近年最愛叫人發揚獅子山下精神，所謂獅子山下香港精神，除了是拚搏十足、刻苦耐勞之外，也有遇到困難不退縮、盡力想辦法解決的精神。可是現時社會只充斥着消極對抗，寧願犧牲大眾福祉都要拉布把重大項目拉下馬，更甚是遇到執行上問題只顧說三道四、胡扯出一連串問題，然後叫政府解決。

與其花心思在別人身上挑毛病，不如多用時間學習他人的成功之道，深圳從小鎮演變成高科技城市，香港在科技應用上很多仍然停留在研究階段，到底是真的技不如人，還是花太多時間在無關重要的地方？